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五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宋 家鉉翁 撰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立是歲晉襄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義見隱元年

或曰春秋之法先君既葬踰年而書公即位此未葬而踰年亦書即位何哉曰此所謂不可曠年而無君者也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故雖未葬而

書欲臣民之有君亦正始之義也然服皆未葬之服
未成其為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或曰此天子所以厚諸侯之終春秋喜而書之乎曰
否禮加於有德是以書之無貶耳桓公之薨王使榮
叔錫命春秋譏焉王不稱天為追命簒賊而貶也成
風之葬名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

妾母而譏之也今僖公之葬書天王使叔服來葬無貶也禮加於有德是故無貶襄王東遷令主僖公魯國之賢君王以僖有德寵之於將葬僖以其德而蒙王寵於身後是故為春秋所貴焉耳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在位久值二霸繼興四夷有所憚而不敢肆故僖也粗克自保不為外侮之所憑陵詩稱其務農重穀春秋書閔雨喜雨以見其有志於民雖謂之賢君

可也但其始立德季氏保護之勞思所以厚報之繫以大邑假之威福遂養成異日之患公子遂繼秉政不學無知兇悖滋甚魯之危亂實自此始烏乎如僖公之賢加以剛毅自立政自己出不以權任假借強宗末流之弊豈至是乎魯初年國之賢臣更迭為政亦有奮於野舉於士而在卿大夫之位者至僖公之世季氏用事仲叔繼興世為政於魯賢人君子始無位以行其志自兹以降政日趨於下國無人焉耳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薨告喪于王王使人省其終事命嗣子繼世為君所謂承國于父禀命于王者也成周盛時諸侯建世子必請於王王不命之立不敢立也君薨世子當代王不命之為君不敢以君道臨其臣民也自東遷此義頓廢諸侯建世子不請及為君又不請甚者以篡竊得國王不能討因命之者有矣今僖公告終襄王使叔服會其葬又使毛伯錫命命其嗣子為諸侯

此盛時曠典僅見於衰世者是以春秋書之又書貴王命也公羊逌以錫命為加服嗣子斬然在疚何加服之有胡文定因是援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而王錫之命服以為非禮愚謂失禮在文公而不在天王也春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加服而錫命者此以僖公既葬而命其嗣子為諸侯書法坦然甚明非賜服也春秋以僖公事君盡

禮襄王遇臣有恩兩得其道故再書之無貶文公除喪而不往拜王命則有貶也始得國而錫命晉武公也有功而加晉文公也已死而追錫命魯桓公也錫之命使之討諸侯之無王者齊桓公也立八年而後錫命魯成公也事不同而皆曰錫命春秋或書或不書公羊以加服為言以唐風無衣為天子錫命加服之詩故也此方即位在喪何加服之有哉

晉侯伐衛

案左傳文公之季年諸侯皆朝衛成公獨不往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如傳所言晉侯之伐衛可謂有禮矣自文公歿諸侯擅相侵伐衛之侵鄭非有宿憾不可解直趨利耳晉侯伐之不為無辭乃能用先且居之請率先朝王是故春秋爵之其後衛伐晉春秋書人以示貶則知晉侯伐衛為春秋所與

是故書爵云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或曰禮歟曰天王使上大夫來錫命命以為君也是時魯侯在喪不能躬拜使其臣往猶之可也及除喪之後當以士服朝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於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卒不能往也天子以優禮待諸侯而文公慢不能答是之謂不臣厥罪當削春秋備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

衛人伐晉

自齊桓之歿衛即通婚於楚自以為楚之私也及文公之興伐而入之國幾亡文歿未幾衛即復從楚出兵侵鄭晉之伐之蓋霸討也衛人復之以兵有所悔而動也晉取戚田又從而疆理之何以服衛人之心書衛人伐晉言晉有以名其伐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謂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或曰此常事耳

春秋何以書曰爲貶晉故書耳衛小國也晉以其貳於楚而伐之衛人不知引咎以求免迺更以兵伐晉伐盟主也人謂晉侯必將赫然發怒會諸侯聲其罪而討焉晉襄畧不以介意方且合諸侯之大夫而疆理戚田知以得田爲喜不知以受伐爲愧其亦鄙矣春秋之譏譏在晉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髡

夷狄卒葬春秋不書楚頵見弑於其子於是始書討

元凶著大惡不以夷狄而廢此春秋所以用法也或曰舊史書之聖人因之乎曰否亂臣賊子弑君而自立為君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諸侯史官亦必不敢以傳聞之辭筆之於史及聖人修春秋誅亂賊於既死其事始著春秋未作以前史之缺畧不書者多矣烏乎君臣父子之際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舟車所至人跡所通未有無父無君無臣無子之國也而乃有子不父其父大亂相賊殺如商臣者是人

道之反其常也人道之反其常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子上盡言無隱忠矣語洩反爲商臣所譖以死由是内外左右知有太子而不知有其君亂階既成乃更議所立是以及於禍使楚成能用子上之言辨之貴早豈有是乎楚商臣隋煬帝宋元兇劭所以濫觴滔天後先一轍

皆由積習之漸有以至此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戒乎或曰商臣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卒以無討何歟曰南蠻鴂舌帝王風化之所不及商臣冐頓之事是已然春秋所討不以其人甚醜而廢君父之義是故書法無所貸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或曰殽之戰晉書人彭衙之戰晉書爵何也曰非爵

也秦以大夫將兵而來晉襄乃躬率師徒以禦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譏晉襄之好戰也夫秦故有大恵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人乘晉之喪而襲鄭襄懼其爭諸侯遂伯中國急於自救墨衰經以即戎事其勿獲已也幸而勝以保其霸業當亟遣一介之使陳先君舊好以求成於秦穆公賢君其必許之而襄公德量未洪狐趙諸人無正救之力致孟明以忿兵再至彼以大夫臨戎此以國君禦敵甚矣晉襄之好

戰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城濮之役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然後及之戰今晉襄負氣好戰身御戎行以怨報德雖以是百戰百勝君子不與也或曰人以師伐我我及之戰是為應兵春秋其無譏乎曰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師之所當報義之所不容已也秦之惠尤大於楚而晉襄亟戰而莫之恤不惟背惠實忘親也春秋以是貶○及戰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凡某及某戰或以别内外或以明客主或以見先

後褒貶予奪初不在是彭衙之戰書晉侯及秦師戰

晉為主而秦為客也秦伐晉晉受伐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

主何以書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后不能也禮作練主當用十二

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愚謂魯文

公惰入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

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

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
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
考而知者縁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
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及
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明年大事大廟
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
書逆祀言緩于作主廼逆祀之端耳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曰不言公非處父伉也為公諱也左傳云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愚謂春秋不惟為公諱蓋深責晉襄之無禮也是以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是時魯君未除喪而晉責之以朝魯君當執禮以拒之嚴兵以待之不當畏威而動冒喪而朝所以愈受欺於彊國晉襄驟勝而驕用事者多麤暴小人所為僭上春秋所以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晉也義已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

晉襄再敗秦師驕矜見於行事使處父盟魯君又使士穀會諸侯驕矜僭上有二霸所不敢為春秋比事而書所以誅也左傳謂是會晉謀討衛陳侯為衛請而免之而何氏公羊注曰謀共誅商臣雖不能誅以疾惡故為春秋所取二說未知孰是然討衛細故也謀討商臣天下之大義也商臣負天地所不容之罪

中國之人胥而為夷無有明討賊之義者環視海内力足以辦此惟一晉而已晉之君臣茍知此義當請於王率天下諸侯奉辭以伐之何患不濟今僅遣一卿會諸侯于垂隴其亦無志於此矣○天子至尊命上公出董諸侯之成此東遷以後之變禮已非盛時所行今晉襄挾其屢勝之威据坐國中使其臣出盟公侯自是遂為例春秋書之以懲其僭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於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曰閔雨有志於民也六月雨曰喜雨有志於民也至是則歷時而書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深得春秋垂訓之旨人君之職莫大於養民僖公務農重穀憂樂在民而文公廼反是比事而觀春秋之書法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

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案禮人君除喪而祫毀廟之主五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之謂大祫僖公薨至此甫及二十一月而遽講祫祭之禮欲躋僖公於閔之上故不待喪畢而豫行之書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此一書而再譏也僖公于閔雖為庶兄嘗事閔為之

臣今夏父弗忌官為宗伯輙發邪議以諂其君躋僖公於閔之上亂君臣之分是之謂逆魯之諸臣豈無知禮者知而弗正諂也臧文仲當時賢大夫坐視不諫故聖人尤深責之筆之春秋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于大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也三傳推明逆祀之意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者恐非經意不可不辨左傳因夏父以躋聖賢為明非之曰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宋鄭不以帝乙厲王德薄而祖之此
設諭而言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不以賢不肖而為
先後非謂閔公為文公之祖也公羊乃云先禰而後
祖也穀梁又云逆祀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疑
穀梁之說本之左傳公穀之書成於漢初左傳之書
自戰國有矣胡文定廼曰臣子一例三傳同以閔公
為祖是以僖公父事閔公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
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愚三復此說實有未諭若以

閔僖為父子則莊為文之曾祖乎桓為文之高祖乎祫饗之序昭穆兄為昭而弟為穆乎昭穆既紊何以謂之祫乎杜元凱於此義却自見得明白其説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頴逹釋之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毀知其禮必

不然此說發明杜意頗詳盡但兄弟自為穆當於穆位並作二廟乎及其祫也於穆位以二穆相從先君而後臣乎夫如是而後合于禮若以兄弟各為一世則紊昭穆之序斷斷有所不可行矣或曰閔二年譏吉禘以其未終喪而禘也此大事于大廟亦吉禘也春秋不以吉書何哉曰閔二年之禘未當吉而吉譏在從吉今此之祫非所當躋而躋譏在逆祀各於其重者而譏之耳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春秋之義有復仇有報德父仇當報父之德亦不忘也魯莊忘父之仇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恵與秦屢戰春秋亦深責之仁人孝子茍能不死其親則父仇不可忘而父之所德亦必報之而後於義為盡也殽之戰晉不克避秦而勝之彭衙之戰晉復不能避秦而再勝之為晉襄者茍有禮義之心則引咎於秦以求息肩可也延㞐率三國之師以為此

役忘父之德逞已之憾犬豕不食其餘春秋自是始誅斥之矣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昏僖公之喪至此未滿二十五月故也左傳乃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春秋譏納幣而左氏乃以為得禮豈不失之遠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愚謂翦除兇逆以伸大義于天下霸者所當身其責也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所以霸之道矣楚商臣負弒逆滔天之罪于今二年天人之望咸屬于晉前日垂隴之會人謂其有志於謀楚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

瀦其宫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楚之為逆者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懐貳者豈獨一沈哉而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伐沈而潰之置逆商之大惡議蕞爾沈之微罪避豺虎而獵狐免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自晉以下五國皆書人以貶之自是楚知晉之無能為始動兵伐江晉僅出偏師具文為救而江滅矣霸者

之器小而易盈名陵告旋城濮既勝俱足以變其素守況如晉襄者於二伯又何能為役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臣卒初見隱三年尹氏卒

公羊傳曰以其新使乎我也故卒之穀梁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胡文定以為人臣無外交卒之而不爵譏之也愚謂自周綱之替王臣外交諸侯死無不赴者矣而春秋皆削不書今王叔文公卒而書之録其賢也自晉文之霸

天子辭命多出於虎嚴重而有法得天王訓誥諸侯之體其王朝公卿之賢有德者歟穀梁謂天王出居于鄭虎任守國之責是以特書此說得之公羊以為嘗會葬於魯者私説也使魯者多矣未聞以來使而特卒之者左傳以翟泉會盟故以為赴弔如同盟王人董盟者多矣未聞從諸侯同盟之例而卒之者故知卒之者録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臣三卒經之疑也虎與卷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有人臣

所難者是故春秋書卒以録之義又見定二年劉卷卒

秦人伐晉

彭衙之勝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至是秦穆自將而來取王官及郊晉師不出遂自殽津濟封殽尸而還夫晉之避秦以報秦恵也當殽使喻之境上曰吾以是報先君之舊德非敢與君敵也秦若有禮必當引還今廼閉壁不出聽其殘民以逞晉之用事者亦未為知體也或

曰秦誓見録於聖門而春秋所書無褒何歟曰是役也晉人既不出秦人亦當斂兵而歸廼猶濟河退忿是以春秋人之雖然如穆公之賢功不及晉文德則過之嘗觀秦誓一篇懲艾懇惻真有動心忍性之意孟明再敗而公惟知引咎自責不委罪於握兵之人視楚人每敗輒殺其卿者有間矣曰然則敗軍之將其不可誅乎曰臨難而苟免可誅也臨敵而退避可誅也意孟明之為人有忘身殉國之心不以得喪利

害為前郤是以尤為秦穆所厚歟司馬昭敗於東關問左右曰近日之敗誰執其咎王儀對曰罪在元帥昭曰司馬欲歸過於孤乎引出斬之觀亂臣逆賊所以恕己責人逞忿殺諫然後知秦穆之引咎自責後世實未易多得愚謂秦所以有天下之實自穆公積累中來更商鞅李斯棄禮義而任刑罰以斬刈穆公之澤故雖混一區宇二世而亡穆公開之鞅與斯壞之鞅與斯其穆公之罪人歟先後誅死非不幸也宜

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黄楚之與也而志在中國齊桓之伯慕義請盟楚人憾之黄坐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黄之既覆楚人方盛猶事晉不倦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出入乎華夷之兩間者有間矣今為楚所攻自今年秋迄于明年夏首尾幾一歲晉僅能遣偏師以赴之而江又滅矣春秋志二國之初從中國與於

會盟侵伐以至爲楚所滅而齊晉不能救書法詳而不厭所以褒二國之去夷即華之死不悔亦以愧陳蔡衛鄭之君而責齊晉爲甚矣或曰是役也何以知其責晉曰春秋於秦人伐晉之後繼書楚人圍江見晉所以不能赴江之急爲秦兵之日擬於其後也以是而觀晉搆怨於秦乃楚人之所願而非中國之福自是秦楚遂合楚所以強大益不可制由秦人爲之羽翼而晉襄背惠好戰實有以失秦故春秋深譏之

雨螽于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趙子曰自空而下有如雨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案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此盟於晉之國都也自桓文之霸威力雖足以控諸侯而會盟不于其地不欲諸侯旅至其國懼僭

王也晉襄襲父餘威志得而驕前日垂隴之盟以為
無禮則當會於魯晉之間以救前日之失乃復邀公
親至其國而為此盟長傲而遂非罪莫大焉春秋書
公及晉侯盟為公諱深責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
伐楚為救江也救江而伐楚所謂攻其所必救亦兵
家之常耳但偏師而往具文而出豈足以震動楚人

而觧危國倒懸之急此亦為諼而已矣嗟夫黄以齊故亡江以晉故亡江黄不負齊晉齊晉實負江黄可為悲慨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也公歟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貶

之也夫人與有貶也三傳不同穀梁之義為正女在父母家稱女不稱婦今而稱婦未嫁而配好合于齊也魯君前乎此常講親迎之禮逆于齊則書公如齊逆女逆于境則書公會齊侯于某今而親往亦親迎耳而春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不書公逆為其配不以禮變文而書以存其羞惡之心凡以垂法于後焉耳姜以婦稱著姜亦有罪也女在父母家制于父母魯君逆婦不以禮齊人亦有罪焉去氏貶姜也亦貶

齊也不書入不書至皆以是故其義甚明公羊以娶乎大夫故畧之恐未然書婦姜凡三義又見宣元年成十四年皆貶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義見晉處父救江秦人入鄀

晉侯伐秦

去年夏秦伐晉晉師不出曰以報秦惠也尚文公避楚之意也愚謂晉人自是厭兵與秦講解以休兩國之民而佘也乃復以兵加於秦曰報王官若晉襄者

其文公之罪人歟况是時江圍方急日夜求救於晉而晉魯不軫同盟之義合諸侯以赴之乃復動以伐秦是師也移而救江雖無及於亡猶足以慰諸夏之心而晉襄惟知治己之私不復顧江之急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爵之貶之也曰其忘親背惠亟戰而不知戰也秦自是不復報晉兩國兵禍得以暫息是以聖人終有取於秦列其誓於書篇之末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皆以為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因魯史而書志禮之變也或曰隱元年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不稱夫人曰事不同也仲子者惠公之妾公子允之母允桓公也隱公探惠公之邪志欲讓國於允尊仲為夫人蓋以父之妾而配其父亂名悖禮之甚者故春秋紬之書惠公仲子今成風者則異

於是僖公之妾母文公之妾祖母也僖公之始立其
嫡母哀姜以罪見討於齊僖公於是自以己之私恩
尊其母為先君夫人禘而薦之於廟葢僭也國人因
以夫人稱之舊史既書夫人薨聖人于魯先君之母
無由黜其已僭之號故書夫人風氏薨是烏可與公
子允之母例言哉木訥以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
禭與惠公仲子書法畧同引之以證成風為僖公之
妾何誤之甚耶訥不信左傳專以己意為異說遂至

指僖公之母爲僖公之妾此何禮耶春秋書法有相似而不同者惠公仲子者公子允之母允未爲君豈容書之桓公仲子故從其君而書惠公仲子成風逎僖之母僖致之於廟以爲夫人故從其子而書僖公成風詎容引彼證此乎逎若九年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此因異國之歸襚而正之耳異國不知魯人尊成風爲夫人故但以妾母稱之聖人因其歸襚以魯之僭名是以書夫人於前書成風於後各因其實

而書之而僭名之實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併見名伯會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名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義已見莊元年）

此亦襄王所以厚於諸侯也春秋於叔服之會葬毛伯之錫命則喜而書之至是歸成風之含賵會成風之葬則王皆不稱天此春秋所以垂法於後著義甚明也蓋天子之于諸侯有會葬之禮既葬之而命其

子襲位為諸侯亦王寵之所宜施于禮無悖也今也妾母之喪含而賵之又命大夫會其葬所以成妾母為夫人寵游加而不以其禮故春秋于榮叔名伯之來再書而再貶王皆不稱天比事而觀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一襃一貶著義豈不甚明乎雖然此亦魯人赴於周故天王特為之加禮是以春秋先書喪夫人葬小君繼書王朝大夫之再辱魯以是赴王以是命魯亦有責焉耳喪服傳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

與尊者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自僖公致妾母為夫人文公喪之以小君之禮而漢以後庶子為君者遂持以為口實隆妾母以尊名而匹其父者舉皆是矣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傳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秦人伐而入之愚謂霸國之君左右望而罔市利可取則取之不復顧義之所在齊桓之滅遂降鄣秦穆之滅滑入鄀是也晉文

公平子帶之難納王于京其事義矣而請隧弗許則受溫原攢茅之田其人不服至以兵圍而取之與取畿内之地何異是三君者天理人欲常往來於方寸之間所以僅能為霸學道君子每羞稱焉春秋或書或不書皆所以貶

秋楚人滅六

臯陶庭堅之後至是千有餘年國雖小而猶存蓋武王有天下訪尋先代帝王聖賢之後俾皆紹其始封

盛德事也周綱陵遲夷狄恣擅先代之後蠶食幾無

餘若滅夔滅六滅蓼之類是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明年晉靈公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偃子賈季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非晉殺之也而春秋稱國以殺何哉曰春秋為誅亂賊而作權臣柄國臣下附從此作姦罔上弑君簒國之漸春秋之所深惡也初襄公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黨於趙氏謂射姑不可使將襄公從其言以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生殺其末流

遂有弒君之事實自處父發之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死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夫豈無責春秋於處父之死不書盜殺而書國殺所以為權臣擅國羣下附從之戒或曰若是者處父為不當言乎曰否言而私乃其罪也趙盾賈季皆勲舊之子賢否相若也處父謂賈季不可使當公舉晉國之賢人使在此位不當以其所黨者復之于君此處父之私也是故春秋不與義又見令狐之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夫氣盈朔虛而為閏乃自然之理謂之天無是月不可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有竒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二十四氣所以為盈也月行盈三百五十四日有竒而與日會是一歲月行之數十二朔所以虛也積日之有餘以就月之不足而成歲于是閏生焉所謂閏者迺天地自然

之理故雖閏月亦告朔意當時或者不深曉此謂閏月廼歷家所為天無是月故導其君以廢朔是以春秋譏焉猶朝于廟者幸其猶存朝廟之禮與不郊猶望之猶不同也不郊猶望可已而不已也猶朝于廟幸其猶朝也義詳見僖二十一年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伐邾取須句初見僖二十二年据傳既反其君矣今又伐而取之以封邾文公之子邾之叛人也置須句

子何地乎往皆書伐書取非褒也今又書伐書取書

遂城尤非褒也是時晉有喪未定立君霸政少弛魯

乘其間躪藉小國又因師出城郚重勞民力春秋書

以貶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卒不書葬責嗣子之不能君也輕舉名亂以

致葬不如禮詳見下文

宋人殺其大夫

稱國殺其大夫貶諸侯專殺也稱人殺大夫衆作亂而殺之或爲權臣用事者所殺皆不出於其君故書人此書宋人殺其大夫衆作亂而殺之也衆作亂而殺何以不言盜殺亂自君致也昭公始立謀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大夫死由君之故大夫亦有責耳國君嗣位之始未能布德行惠以懷輯其臣民首以芟夷公族爲事其大夫必有以晉士蔿之邪謀贊其君爲此者書宋

公王臣卒宋入殺其大夫見昭公立而亂作亂廼昭公所致也大夫死不名死者衆不容悉書也此皆君之私人衆怒而殺之君辱及焉不著其名不與之以死節也然則作亂者其無誅乎曰亂者之誅豈待貶斥而後見乎宋殺其大夫凡三見皆不名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之戰曲在晉春秋專責晉也案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幼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主公子雍使先

蔑逆之於秦秦康公為之出師納雍及境而盾變初計立靈公潛師禦秦敗之令狐甚哉趙盾之險詐而不仁也秦晉自殽以來戰爭相尋兵端未解晉人求君於秦秦人不疑晉之無信為之納之非秦君自以其意求納亡公子也趙盾茍知舍嫡嗣之為不可當以國中議論馳告于秦秦康素賢必能為之反旆令廼以先人奪人為心遽出師襲而敗之秦之受詐抑亦甚矣故春秋專責晉而不及秦何以言之莊九年

魯納子糾納而敗者也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敗于乾時僖十八年宋納齊孝公納而勝者也春秋書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戰于甗齊師敗績書伐書戰書敗兩責之辭也今此秦人以師及晉境不書秦人伐晉晉實名秦非秦之來寇也敗不書敗著晉人挾詐而勝秦以不疑而敗責晉深矣或曰秦晉之得失是固然矣當是時立長之為是乎立嫡之為是乎曰立嫡正也國家無大變故舍嫡嗣而外求君非計也

盾始與衆合謀立長事非而心則是欲宗社之有主也已而背先蔑立靈公事雖是而心則非利幼君而柄其國也蓋立長者衆人之所同立嫡者趙盾之所獨當是時穆君立君惟盾之意受人託孤之寄而反覆若此其得謂之純臣乎厥後晉靈既長惡盾之專且將殺之爲盾所先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日或曰廢立之事其非人臣所得專乎曰伊尹周公之所行天下後世爲人臣寄國命者所當知也廼若趙盾霍光

徐羡之謝晦立君廢君皆自為其身計事幸而濟足以全身保家否則禍敗不旋踵陷於首惡之名為大臣輔幼主者當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以趙盾霍光徐羡之謝晦為戒可也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有以師字

或曰先蔑奔秦不書出奔以其自外而奔故歟曰否先蔑自秦先歸趙盾變計立靈公廼使先蔑與已俱將兵禦秦欲示秦人以不疑且將襲之先蔑不義其

所為且懼晉君他日以逆雍為罪廼犯難而奔秦春秋閔其為盾所詐無可出之罪故不例之於出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趙盾秉政始會盟諸侯也前此垂隴之會序諸侯而别士縠於其末貶晉襄以大夫而會諸侯也今此公會諸侯齊宋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君皆在而趙盾以晉卿而董盟僭也春秋所以不序諸侯

而曰公會諸侯晉大夫者抑趙盾之僭也盾内專廢置威行國中外合諸侯以為此盟幾以君位自居諸侯之與大夫分守截然故春秋書諸侯晉大夫以辨君臣之分盾不著名抑盾也或曰是時晉靈方在襁褓故盾以上卿而尸其事其不可緐曰盾以上卿而主盟當合諸侯之大夫共為此盟今八國之君來會而盾以晉卿臨之臣不可以伉君故書晉大夫

冬徐伐莒

公羊以為春秋狄徐初見僖十五年然齊桓之季年

書齊人徐人伐英氏不皆狄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王崩至是累月魯文不奔王喪復不遣大夫修賻問

之禮而以常事使公子遂會晉大夫不共王喪而諂于事強國之大夫不臣也自此以下再三書皆以是貶左傳以為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為此會愚謂扈之盟春秋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矣謂公不得與盟不可也今而公子遂復為此盟此自為其私計耳魯大夫締交強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春秋不與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義已見莊十九年

左傳謂春秋褒遂之盟戎以為出疆能利其國愚以為春秋著遂之專再書其名罪之非與之也會于衙雍猶有君命會雒戎而為盟則專也文公不君惰於為政權移臣下公子遂外交大國挟援以專魯既會趙盾遂盟雒戎犯上作亂漸不可長春秋比事而書為魯國隱憂孰云其褒乎木訥謂遂之跡雖專實有功於魯以為春秋與其遂會誤矣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聞齊宋將伐魯遂專與之盟猶曰出疆

之義此維戎不聞為魯之患而遂與之盟是之謂外
交夷狄春秋防微杜漸聯書二會再出遂名所以垂
法於後何善之有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王之喪魯侯不能躬往預哭臨使其臣往又不能選
擇而使乃俾淫亂之人銜命如京師不至而奔以從
於淫敖之罪固當誅魯侯亦有責焉襄王於僖公毋
子之喪拳拳用情王人將命者絡繹于道而魯侯於

天王之喪漫不加意國中豈無一介臣可使而以淫大夫尸其事敎當誅文公當削春秋書法見矣

盜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初見七年夏四月

此宋人再為亂殺君之大夫司馬律以春秋之法當書盜殺大夫司馬緣宋襄夫人預於亂是以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不著名者左氏以為衆故不悉書劉原父以為稱官者不能其官此說是也大夫司馬司

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嘗殺大夫而免於討為大夫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彼負罪自疑乘釁再作大夫司馬死司城來奔朝廷為之一空由昭公信任非人蕩意諸公子卬等輩以私暱寵臣布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雖握節以死委節以奔而其不勝任甚矣是故春秋不與之以死節死者奔者皆書官而不書名其義明白而易見

也呂氏迺云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爲可録是以書官不書名於義未通胡文定曰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卒亦遇弑無臣焉耳此説爲正與原父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三年稱子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縁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讀魯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説不同皆未得其當及讀公羊春秋傳而得其説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子立既為君矣而猶稱子於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

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是時襄王未葬故毛伯不稱使求金非特責周王有大喪諸侯不致賻天子使人求金諸侯之罪大矣與求賻之意同

夫人姜氏如齊 義并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義初見隱三年

春秋十有四王書葬者六王諸說不同愚既著其義於隱三年矣不書葬者譏不反葬舊京不成其葬也

書葬譏失禮也或以緩葬譏或以速葬譏惟襄王之葬所以書專為責魯故僖之喪成風之喪王用禮於魯甚勤今王崩文公不能躬往預哭臨遣淫大夫又不能成禮今而葬復以命得臣春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貶也或謂萬乘之國至衆封疆之守至重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是大不然魯尚奔齊晉楚之喪且會其葬豈有王喪而不能躬會之理而況王禮用其厚魯禮從其薄是重可責焉耳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義併見殺士穀箕鄭父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或曰夫人歸寧常事也先是書出不書至今曷為書至曰以正夫人之體也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以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繫之以氏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者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

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君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等以作亂而誅春秋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書法雖不同然皆主於抑強臣扶弱主不與趙盾以專殺也案左傳晉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穀為亂而殺先克三人之罪固無所逃而先克黨於強宗亦有以致之也狐趙氏自文公之伯父子相踵得君用事羣臣孰有出其右者而先克不惟賢是舉必曰狐趙黨強宗也狐氏既以作亂逐趙氏遂柄晉國擅廢立專生殺靈公卒以弒死正由羣下附從黨與衆盛之故而趙盾德先克之揚已為之討賊据傳凡殺五人是五人者信有

罪而盾殺之則私也論者以一大夫之死而殺五大夫趙盾之用刑亦頗矣是故稱人以殺不去其官箕鄭父書及言其濫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論者謂書救未有不善此則書救而譏

之也趙盾與諸侯之大夫並稱人所以譏也楚自莊公之中世入侵蔡鄭漸有憑陵諸夏之心齊桓遏其方張之萌晉文撲其燎原之焰中國以尊王室以安文公雖歿楚人猶不敢褻視及趙盾秉政自為怙權之計不復以攘夷安夏為已任范山覘知其無能有為首勸楚商與狼淵之師其志不在小而盾也徐合諸侯之大夫具文往救無及於事威望頓挫不數年間諸侯皆服從於楚而晉之霸業隳矣文公以救宋

而興趙盾以緩於救鄭而屈春秋入四國貶其救之緩也趙盾何以辭責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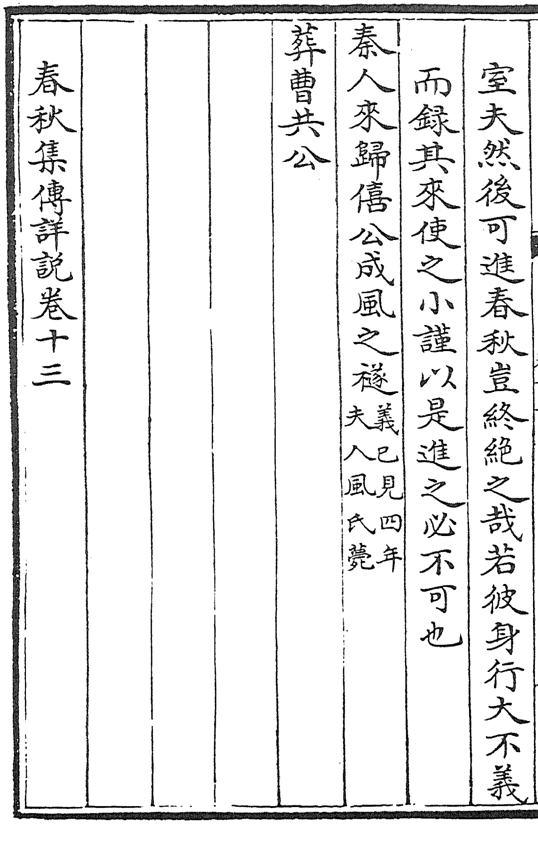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疏引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以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

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此數語論地震最為明切

冬楚子使椒來聘義已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或曰子謂春秋明夷夏之分未嘗漸進夷狄春秋前書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今書楚子使椒來聘非漸進之乎曰否春秋於楚使之三至每書輙異者著夷狄之漸盛將必為中國患也先書荆人來聘疑其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為

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目其君而去椒之族著夷狄之禍已廹中國之人猶有未悟者也椒去未幾孟諸之田繼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其有悔過慕義之心春秋進之悔過者顧如是乎慕義者固如是乎或有重難予者曰楚本明德之後翦而為夷與戎狄異予為是説無迺絶之已甚乎曰春秋所以夷楚為其僭王大號有窺伺中原之心耳楚有賢君削去僭名自同於中國之諸侯共奬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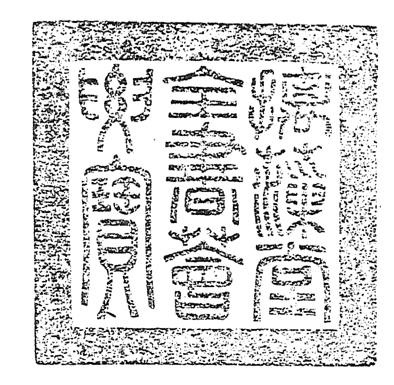


室夫然後可進春秋豈終絶之哉若彼身行大不義而録其來使之小謹以是進之必不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義已見四年夫人風氏薨

葬曹共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單可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文公下 頃王二年晉靈四年 楚商臣穆王九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秦伐晉春秋狄之論者疑貶秦太甚以為有缺文其說是矣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禮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

也愚竊疑焉趙盾諸臣始以靈公幼弱不克負荷求君於秦其事雖非其用心未為盡非也既而背先蔑變初議立靈公猶曰吾立嫡也當以善意諭秦使之自退遽乘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之受欺甚矣興兵以報亦常情之不容已者而傳又謂晉取少梁以啓之致秦人略北徵以報焉晉實不道春秋何事遽狄秦乎以為經有缺文者是也必強求其罪而狄之過矣陳止齋謂楚所以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

楚役是以春秋狄之但春秋襃貶隨事而見今只爲伐晉而書未暇責以他事此說固善施之伐晉似乎太早

楚殺其大夫宜申

案左傳宜申謀弑穆王爲所殺此謀弑君也而稱國以殺何哉蓋穆王者商臣也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凡楚國之人皆得而誅之而未有能討之者宜申於楚成爲弟其爲此謀安知不爲先君討賊事不獲成以

死史遂以謀弑君書春秋原其有討賊之心不以無將之罪罪之是故稱國以殺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義見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也今來盟于魯王命也而不書王使公及之盟而不書公及爲天王諱過亦爲魯諱惡也諸侯盟于王庭旅盟也天子上公出盟諸侯涖之而不

與之偕盟也此迺名分之所係未聞王遣使出盟諸侯者也今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來盟文公儻知事君之道當躬拜王命之辱辭不敢盟朝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于女栗不共甚矣春秋諱王不稱略公不書雖爲魯諱惡而貶魯之義亦在其間矣或疑蘇子外交恐不然外交者如祭伯來是也何以盟爲蘇子本畿内諸侯國於温爲狄所滅奔衞王復之於周迺流離困躓之人何

有於外交此實奉王命而來耳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厥貉之次楚商陳兵重地虎視中原以脅從諸小國陳鄭宋皆望風而靡宋復導之以田孟諸晉失霸矣楚窺伺中夏七八十年桓文嗣興志不獲逞文公歿襄公猶能勉自植立以不墜其已成之基今趙盾秉政而晉始失霸楚由是愈強大非盾之責而誰責是

役也宋鄭陳蔡皆從於夷春秋獨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陳鄭預會而不預次故也預會者脅而從者也預次者同惡者也書不書著其罪之輕重云耳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春秋褒其來聘魯進之而書爵今厥貉之會麇之伐皆以楚子書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凡書楚子皆辯分也彼僭號爲王憑陵中夏春秋懼其擬于王也故自盂以後多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而辯夷夏之分奚其爲進乎次而不伐例自是有五氏垂葭渠蒢

在定公九年十三年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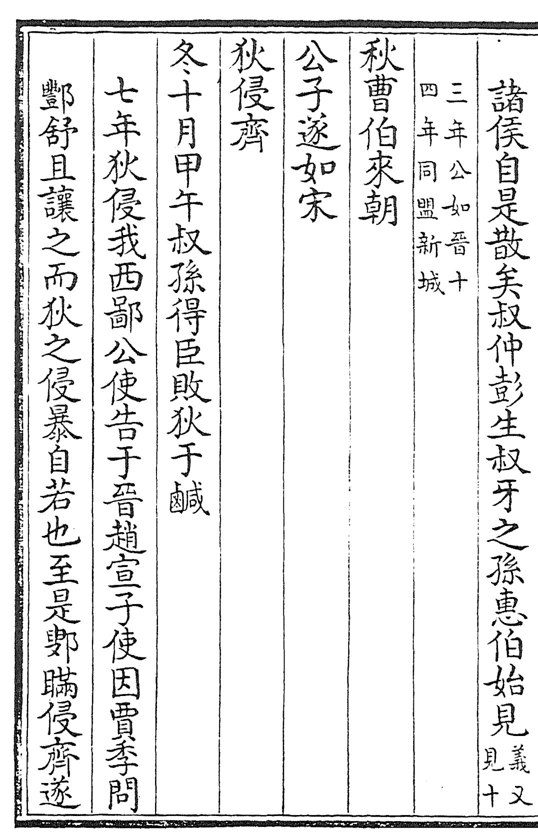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謂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人伐之麇微國也猶恥從孟諸之田宋先代之後廼與鄭伯分左右盂夙駕載燧而不以為恥由是言之楚之伐麇之榮也春秋是以表而出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惠伯

楚伐麇叔仲彭生會晉比事而觀見聖人意矣楚商

次于厥貉宋陳鄭望風欵附麇獨逃之春秋書楚子伐麇褒麇也晉郤缺爲會于承筐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蠻夷強盛而替於從晉春秋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亦褒魯也此不待褒貶而見者也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夫楚非驟強晉非卒弱也使趙盾能於此時禀王命合諸侯討貳國楚豈不知所懼乎彼次厥貉而三國奔走聽命盾坐視不顧迺徐遣郤缺爲此會具文應敵而



諸侯自是散矣叔仲彭生叔牙之孫惠伯始見義又見十

三年公如晉十四年同盟新城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鄋瞞侵齊遂

伐我叔孫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蓋魯之弱非果弱也由君臣無自強之志齊霸則求援於齊晉霸則求援於晉楚強則折節於楚積弱不競以至於此中間一二能臣爲國自奮亦足以警強鄰而威外侮如長勺之戰鹹之師是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自強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太子宋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

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伯趙氏駮之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名之況於郕未嗣位者乎春秋正名之書乃謂魯君以諸侯迎之故書郕伯必無是也此駮甚當孫泰山云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自是入齊為附庸此為齊所迫而來奔蓋齊之附庸而奔魯春秋以其本為伯

爵故雖附庸而存其本封以正之不書名閔郕之無罪齊人之無道也合二說而觀得春秋之意矣

杞伯來朝

杞先代之後自春秋所爵或升或降此經疑也姑置勿論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書子叔姬之例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義正矣左傳乃謂杞桓

公來朝請絶叔姬而無絶婚捘以人情未有絶一姬而復請一姬者也杞何敢爾此叔姬許嫁未行而卒故杞人復求其次公羊之說是也但公羊謂凡稱子皆貴之母弟也穀梁亦曰公之母姊妹也而趙氏謂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之非先君之女二說不同愚謂稱子者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則公之女異乎其他姑姊妹矣是時有兩字叔姬故知非獨時君之女公羊趙氏之說當並存

夏楚人圍巢

使越椒來而書楚子次于厥貉而書楚子今圍巢而書楚人或者疑焉愚謂椒之聘窺伺中國也厥貉之次脅從諸夏也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辨夷夏之分今圍巢楚之屬國也蠻夷自戰其地可略故書人此春秋抑揚之微旨所謂婉而成章者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是時穆公已

卒經不書使術來者乃康公也或曰秦伯使術來聘

與楚使之來同例否歟曰否春秋書法有似同而實

異者椒來而楚師踵于其後書椒來志其窺中國也

若術來乃康公之善意春秋無貶也左傳以河曲之

戰繼其後傳會而爲說曰術來言伐晉夫秦晉交兵

其來已久於魯何預術豈爲是故來歟曰術去族何

哉曰術者始開兵端之人也秦晉爭戰二十餘年皆

術與孟明之所爲嘗爲晉獲矣今而使魯春秋惡之

是故不著其族以爲秦使之不當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殽之憾未釋而令狐之怨繼之此秦晉所以交兵而

未釋也愚謂殽之憾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秦乘

晉之喪而潛師伐鄭兵端所以始也晉人求君於秦

秦以兵衛而納之趙盾輒變初議不以一乘使諭秦

遽出兵禦之於境晉之曲爲甚而更與少梁之役是

以秦人復有河曲之師論者反謂秦人遂非積怨以秦爲曲此愚之所未喻也蓋殽之憾未平而令狐之怨再結咎實在晉故春秋不書秦人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于河曲言二國皆有可責而晉爲甚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注二邑莒魯所爭者也魯之患不在莒而魯人每詳於備莒者睥睨弱小以爲侵漁之計耳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爲甚書城諸及鄆貶

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地貶與兵以城尤在所貶魯興兵而城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與此爲三皆譏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

公羊曰世室者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廟也曷爲稱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於周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爲社稷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左傳杜

注大室者大廟之室也孔注引明堂位爲說曰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大廟當中之室是室之最尊者也故知是周公之廟三傳爲說不同愚以杜說爲正魯用王禮故廟有大室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爲兩世室經書大室謂大廟當中最尊之室非周公廟而何公羊經作世室者傳錄之誤耳周公爲魯大祖百世不毀之廟今而傾圮不治以至於壞此變之大者魯君臣略不知戒懼視新宮火三日

哭者猶爲知所變而變矣春秋重有譏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義併見下公還自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已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義已見十一年承筐之會

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爲厥貉之次宋鄭衛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

於是衞侯於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爲介而求成於晉彼非有懼於晉也魯君介然不忍即夷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爲之倡也春秋於公之往復詳記而備言之褒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頃王崩匡王立

左傳是歲頃王崩匡王立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不赴是以不書烏乎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聞父喪豈必待赴而後奔乎臣聞君喪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猶子而不喪其父也三綱淪廢風教大壞天下諸侯幾於無王春秋不書王崩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忽興南鄙

之師左傳乃謂邾人有喪魯弔之不敬邾以是來討其不然歟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也卒不葬

齊孝之死潘殺其嗣子而自立爲君齊之簒賊也今潘死其子舍立復爲弟商人所殺出爾反爾物理之當然春秋之不葬討其簒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義已見十一年會于承筐十二年公還自晉

或曰新城之盟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桓公于幽之同盟同歟否歟曰其事雖異所以為同則一也幸諸侯猶同於中國也晉君幼趙盾專無意於霸諸侯去而從楚徒以魯君執義不回介然頽波之中不為夷屈中國欣慕之是以諸侯之散者復合非有畏於晉也亦非趙盾強求其合也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與之特書同盟與諸侯之

同乎中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曰孛者彗也其言入于北斗斗有中也穀梁曰孛之爲言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謂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以北書所以别乎南也北斗居天之中密拱宸極綱維萬象妖氣欃槍干而入之此楚氛被乎中夏王綱陵遲中國失霸之象也經書孛凡三見言有星者謂非常見之星不當有而有也異之

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三傳所載略同左氏以爲趙盾納之公羊以爲郤缺納之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邾人之言曰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雖然貜且長郤缺曰非吾力之不能納也義弗克也引師而去君子大其弗克納穀梁亦曰人之何也微之也長轂五百綿地

千里入人之國至其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者弗克於義也愚謂晉爲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一乘之使問其孰爲少長孰當立不當遽興兵入人之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郤缺以諸侯之師次于城下始知貜且爲長而還輕動大衆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還者郤缺也春秋書人以責趙盾書弗克納與郤缺之能克於義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名教之罪人也其死也卒之其喪歸也復書之於册非録敖也教孝也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齊人送之杜預曰大夫喪還不書善魯人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教孝之義故特録之得其説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當稱子今稱君此春

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商人弑君之戮穀梁之義
盡之矣或曰自入春秋弑君簒國如衛州吁齊無知
皆去族以示誅今商人猶書公子何歟曰州吁無知
未成君而見討舊史故直著其弑君之罪是以聖人
因其已書而去其族若商人者簒弑之罪雖與州吁
同但考之世家舍之父昭公潘者亦以簒弑而得國
今商人殺潘之子潘與商人皆簒賊之當討者也書
法之不同以是故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卿也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謂諸侯之大夫來奔未有不名者子哀書字故曰貴之此以子哀爲字強求其可貴而言也諸儒多從左說謂奔亡之美無過子哀愚竊惑焉夫委質爲臣在卿大夫之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乃曰不義宋公而出何其誣乎昭公雖非令主然自即位以來羣下再爲亂襄夫人者君之祖母復黨於公子

鮑輔之以圖簒君之黨盡死亂賊之手昭不能君亂且作矣子哀者若不在其位潔身而去猶之可也茍爲卿矣臨難自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爲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因事垂法之㫖哉公穀二傳皆以爲失其氏族無所考置不論後儒不必強爲之說胡氏引微子之事爲言此尤不可聖賢制行豈與衰世大夫同日語哉或曰若子所言易稱見幾而作者其不可行於衰亂之世乎曰見幾而作爲耽寵懷禄可

以去而不去者言之也非爲臨難履變當死不死委而去者而言也子哀若無官守言責去之無悖於義若在卿大夫之位義不當偷生苟免以苟免爲見幾則名教之罪人也學者不可以不辨子哀者黎錞以爲宋公之子如子糾子同之類若宋公子見父之危舍而去之去非春秋所與孫泰山以爲子者宋之姓哀其名然皆未有的論姑置俟考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伯如

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春秋於商人弑君之後而繼書執單伯執子叔姬所以著商人弑君簒國拒王命執君母之大惡公穀不深考乃謂單伯爲魯大夫以淫故爲齊所執其義大舛或曰隱七年戎執凡伯于楚丘春秋書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子曰執者上執下之辭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裔夷而爲之諱也今齊商人以中國諸侯而執天子使者春秋不爲王諱何歟曰譏也商人弑君簒國

王當命諸侯大國總師徂征正逆人之戮今既不能然乃爲魯遣使以叔姬爲請此非王之所得爲也當討而不討不當使而使王失馭臣之柄致逆商敢於犯上自同戎狄而不以爲非春秋直書其事誅商人也不言王使爲王諱亦譏王有以名逆商之侮也胡文定謂春秋再書齊人者罪齊人之黨惡也商驟施而得衆齊人懷其私意而忘其大惡弑君既不討執君母又無有能救者則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書

齊人者窮逆賊之黨而治之也論則𠙖矣愚以齊人未必皆從商於逆也其公卿用事者與商人同其謀故商得以行其所大欲謂公卿用事者皆有黨賊之罪則可國人何罪而云皆在不可赦之域無乃非春秋用法之意乎漢人每當諸侯王有反謀根連株逮徧及國中正緣刀筆吏以窮竟黨與爲能事故其禍至於如此春秋之治黨與治公卿用事者之與於逆治鄰國諸侯之黨於逆必無徧及國人之理愚恐後

之酷吏借經義以爲殺人張本故不得不辯耳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義見行父會齊侯于穀公子遂盟齊侯于郪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穆襄之族連歲爲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爲篡奪之計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𪆫爲司徒亂黨參錯其君僅擁虛器而已華孫者華耦也實子鮑之私人亂黨使之歷使諸侯豫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

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左傳乃謂與其官屬偕來故貴之以字書其不然與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得之矣書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類蓋譏也華督負弒君之大惡其孫復爲亂黨出使將歸而共成篡弒之事故春秋因以華孫目之閔其不能蓋前人之愆又將預於亂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以淫亂死于異國魯之罪人也喪無可歸之理其子請於魯請於齊而歸之春秋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善齊人之能歸也公羊乃曰齊人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此恐所傳之妄左氏所記者其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義已見莊二十五年

春秋日食三十六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及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書鼓用牲于社左傳于莊則云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所以譏於文則云

諸侯當用鼓于朝而鼓于社且天災有幣無牲是以亦譏其實春秋于二食所書全同左傳前後異辭者雜記所聞也

單伯至自齊義已見單伯如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文之霸也踐土于溫翟泉會蔡皆與及晉襄歿楚有厥貉之次從之者亦蔡而已蔡從而後宋衞鄭皆從蔡實爲罪首伐之是也然捨強大而治細弱晉之

用事者能不愧于心乎齊桓公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在蔡也晉文公侵曹伐衛而後及楚戰意不在曹衛也今趙盾爲晉政南不能敵楚西不能輯秦東不能制齊乃使郤缺以師伐蔡入其郛避強梗而侮細弱雖入蔡益見其無能爲也其入而不有懼楚師之來追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義併見後齊人再侵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扈之盟八國之君來會謀討齊也夫討齊非爲魯也討齊人之弑其君者也齊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又執天王之使躬三大惡晉之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今以討召諸侯以賂釋篡賊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怙權自私利黨賊不利討賊故導其君以賄晉靈豈知爲此乎春秋於是會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霸而同之於諸侯其貶晉也大

矣胡文定乃曰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
夷狄君臣同辭略之也曷爲略八國狄之也齊人弒
君不能討受賂而還是故狄之書諸侯盟于扈分其
惡於諸侯也愚謂春秋用法誅其首而略其從今晉
人以討賊名諸侯諸侯莫敢不至晉自受賂而止乃
分其惡以及諸侯舍其首而議其從其非春秋書法
之本旨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叔姬既喪其夫子又爲亂賊所殞魯人請而歸之是乎否邪曰有一家之私情有天下之大義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也國君志討鄰賊義之所不容已者也而況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霸國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爲戮亦足以伸大義于天下乃卑躬下氣憑王寵以請昭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國以是

見侵姬以是見執不惟辱其女抑亦辱王命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皆在齊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此由扈之盟辭曰爲魯討齊既而逡巡引退反以益商人之暴春秋書侵我伐曹著齊人之無忌憚也晉人之無能爲也或曰魯非齊之匹也子責以討賊之義無乃非所責乎曰否義之所得爲即事之所可爲

魯哀公亦孱君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哀
公請討之聖人必知其事之克有濟而後以告于君
聖人非徒言也前日齊桓之伐魯昭之侵魯魯未嘗
避之不與戰今商人愈無道文公愈卑屈自入春秋
七八十年魯之卑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當討而
不討當禦而不禦乃惟請盟之爲務一請不從至於
再三略無有彊立之志尚何以君其國而子其民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甚哉魯無君子國家坐受其敝也春秋始年齊魯強弱無以大相遠齊得一管仲而霸歷數傳國猶未艾魯自僖公託國于季氏至文公委政於襄仲平居無事怙權恣睢其君莫能制一旦有急倉皇失圖不乞援於晉楚之庭則請命於仇讎之國曾無一人以討賊明義爲其君告所謂肉食者鄙累數千百何能有益於人國哉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啇憑陵莫

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或曰魯文四不視朔惰歟病歟春秋書之譏之歟閔之歟曰公穀以爲無疾不視朔左氏以爲實有疾實有疾不書也葢畏也齊商人既歸子叔姬於魯隨以兵加之且欲邀公自爲盟公懼爲齊所辱趦趄莫敢前託疾堅卧使二臣更請春秋前書行父陽穀之會後書襄仲郪丘之盟其間書公四不視朔著公所以

託疾堅卧者不欲自出盟齊焉耳嗟夫強臣我之臣也強國我之與也文公内不能正其強臣屈伸俯仰惟季仲之所欲爲故外無以控制強國卑屈求服猶恐敵人之不受其亦甚可鄙矣四不視朔而使行父襄仲乞盟于敵春秋之書之志魯文之不能君也不惟貶公并行父襄仲而誅斥之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此以賂得盟也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

能扞齊而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吾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以求盟視長勺乘丘之大夫眞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也

毁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郎臺也先祖爲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胡文定以爲毁泉臺者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立論太過恐爲後人之惑木訥乃謂先君築

之是則今日毀之非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毀之是以爲文公毀之爲莊公滅惡孝之大何得爲非二說過不及愚謂臺之作事逸游以勞民可譏也然事在已往更三世矣毀不毀無關於國之存亡理亂亦何以毀哉勿葺可也据左傳文公毀泉臺實爲妖言所惑非謂築臺之非而毀之以是爲文公之孝非其實也

公羊立論平正有得春秋之意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此夷狄相攻也而秦與焉春秋序秦於楚之下狄秦也秦詩列于國風秦誓列于書篇之末聖人固不以夷狄待之而秦人不以成周建國自重儕於僭號之夷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小國之脅從於楚者矣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狄秦也自是春秋始狄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也

或曰宋昭公之死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春秋書宋人弒其君何也曰人之者同之於衆人也與衆弒

書人之例不同國君所爲不道君祖母與大臣更議所立猶曰爲宗社計也今乃不然据傳襄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則助之施助之施所以入之也穆襄之族所以敢於犯上作亂子鮑所以敢於謀簒以夫人主之於上耳則夫人之弑昭公正坐淫故與慶父哀姜之弑閔其事適同非爲宗社計也非爲宗社計則衆人之弑君也舊史必謂襄夫人以祖母殺孫義之不得爲春秋正之書人書弑人之者待之衆人之

道不與襄夫人以殺孫所以正其預弒之罪耳魯哀姜通於慶父而弒閔公閔公雖弒而慶父未之敢簒也齊桓仲其霸討哀姜死慶父戮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不氏貶也以魯事而觀宋事可以類見左氏乃云書宋人弒君君無道也吁有是哉愚觀宋昭之為君始者固不能無召亂之愆其後穆襄之族怙亂再三翦君之黨樹已之私昭公栖栖然孤立以待於亡傳載其將死之言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

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是亦可憫焉耳公子鮑首惡襄夫人主之使當齊桓之世執鮑歸之京師明正典刑襄夫人亦有罰焉耳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簒弒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後先弒君霸國無討又從而輔翼之自是以後簒弒之禍接迹

於中原晉靈魯赤皆死於強臣世大夫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黨弒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故春秋於扈之盟而不序諸侯於宋之伐而人四國皆所以致其誅於盾也身爲晉政以主夏盟庇弒賊而不討謂諸侯何吾於扈之盟宋之伐而知盾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當討齊者也魯不能討齊反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以爲未厭復伐之而求盟其君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嗟夫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盈與索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稔歟宜其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兩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

之罪也齊商人弑其君盾爲會于扈曰將以討之卒之取賂而遂止今宋弑君盾復合四國之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亟還鮑既立矣位既定矣乃復爲會于扈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爲之切齒而況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霸書曰諸侯會于扈或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魯陳鄭爲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之盟視稷無以相遠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督之弑霸事未興齊魯

陳鄭相率而往共獎簒賊也故春秋書曰成亂並責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後先弒君皆納賂而無討更要討簒之諸侯共定簒賊之位罪浮于稷故春秋削晉霸以示討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義見僖公之殁

秦伯罃卒

左傳書秦穆公卒在文六年何休注公羊乃以秦伯罃爲穆公曰爲其賢而卒之當從左傳此蓋康公也穆公名任好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弑之也閻邴微賤小臣法當書盜今而書人以商人有當討之罪也弑君簒國執先君之夫人拒違王命辱天子之使罪大惡稔舉齊國之人皆得

討之雍廩之殺無知是其例也故不以盜書但閻邴不能討之於簒弑之初既戴之為君又從而弑之故不得從討賊例而以弑君書或曰此二人者實殺商人今書齊人疑於衆人之弑之歟曰否商人齊之獨夫也殺獨夫者衆也非二人獨能殺之也二人者因衆怒而殺是亦衆人殺之耳故書齊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遂得臣如齊繼書子卒著二臣挾强國之援歸弑其君也亦以著齊惠納土田之賂忍於戕其甥而立他人也遂自僖公之世始用事專盟專會專兵見于經凡十有五六書中值文公庸闇怠於政事仲繇此威福自恣内交嬖寵外結强鄰權勢頓出諸臣之右卒之弑嗣君黜君之母立庶孽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中立不倚者惟叔仲惠伯一人乃殞命賊臣之手由文公無正家之法嬖妾得交用事之臣預爲奪

嫡之計赤之死接之立此乃賊臣嬖妾之本謀特文公惛而不悟耳凡使書正不書介此書介見得臣預於逆謀春秋著討賊之義故併使介書

冬十月子卒左傳子名惡公羊名赤

子般之弑也名以卒之時莊公未葬也今子赤之弑不名以文公既葬成其爲君是以不名此春秋特筆也或曰齊侯舍之弑以先君既葬稱君以正弑賊之罪今文公既葬而子赤不得書薨奈何曰史臣爲簒

賊諱也赤爲君則宣爲弑此爲賊諱夫豈爲君諱乎隱之弑史臣爲桓諱不書桓之弑史臣爲姜諱不書子赤之弑史臣爲宣公母子諱是皆没其弑而不以實書聖人之修經也革而正之則桓與宣皆有簒弑之罪故因舊史而書不曰弑而曰卒卒而不名則夫子書法之權衡也然而先之以二賊臣之使齊繼之以夫人姜氏之歸于齊而其弑君之跡與弑賊之情狀亦無以自隱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正宣公母子及襄仲得臣弑君逐嫡之罪也姜氏文公正妃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者文之嬖妾外交襄仲共謀簒弑又不能尊事嫡母迫而歸之于齊躬天下之大惡是時風教大壞亂賊披猖齊人弑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頹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爲三嘆云

魯人名之曰哀姜左傳以爲出姜
緣魯有兩哀姜今名之曰文夫人

季孫行父如齊

宣十八年左傳載行父之語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然後知子赤之死季氏亦與其謀蓋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春秋於夫人大歸之後繼書行父如齊以見其亦預於弑或曰是三家者亦有憾而爲此乎曰利而爲之耳君薨太子立正也國之福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強家殺嫡立庶欲以市恩於新君而久魯國之權推是心以往亦何所不爲乎當宣成之世有以行父爲社稷臣者史臣之諂辭耳

莒弑其君庶其

公羊曰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范甯注穀梁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而陸氏纂例乃以自大臣爲言見之經傳不皆自大臣亦不皆出衆弑此例之所以不容拘而左傳乃謂莒紀公廢嫡立庶太子僕因國

人作亂以弒愚尤不謂然也左傳所書莒之兩弒此庶其之死與襄三十一年密州之弒皆以爲子禍兩事又大略相類此傳疑傳信之辭耳楚夷也商臣之弒聖人不以其爲夷國而遂略之不書莒雖小邦諸夏也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以爲準必無稱國以弒之理左傳所引雜出諸書有如莒之二弒乃中國大惡關係甚重不可無辨當從公羊此庶其稱國以弒乃衆弒之辭夫何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